V 17
B927
T83

昭代明良録卷之十七

青谿　童時明　編次
海虞　李喬新　錢世楊　校正
三衢　童文龍　繡梓

黃郎中傳

兵部武選郎中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德安推官歷刑部主事職方郎中内艱起復人或阻其行鞏題壁曰后田茅屋爲生大拙鴟夷馬革自托何愚竟北上補武選會武廟將南巡兵部倡諸司進諫鞏曰上巡遊起彬誘惑彬方横莫敢

斥言吾不能舍彬爲支語乃自草疏曰陛下臨御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
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天下知有權臣而不
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
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曷治六事
於今最急者爲陛下陳之一曰崇正學先儒有言聖
人主靜立人極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
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陛
下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毋乃動之過與伏堅高拱
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招延故老咨訪忠良

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二曰通言路言路者國家
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竊見近時
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
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
長策謀國至計無由以達於九重之前卽必亂之事
不軌之臣陛下何自而知之哉三曰正名孤孔子論
名不正其弊至於民無所措手足陛下無故自稱爲
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縱曰
輕柰宗廟社稷何夫陛下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
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視陛下天下皆公之臣

而非陛下之臣也不祥莫大乎是伏望即日削去以
昭上下之分庶幾體統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
子亦有孺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
下懼焉四曰戒遊幸書言罔遊于佚罔淫于樂春秋
譏觀魚終綱目書巡狩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
遊戲不出大庭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
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
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
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南行巡狩之命南
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怒而不

敢言即今江淮之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
以休息愛養猶恐不足況又重以威之其何不流而
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
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
悔之晚矣伏望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
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
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
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
尚可爲也五曰去小人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
國而喪其身者謹按今之小人歛弄威福首開邊事

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很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任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扈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況於無本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狩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將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示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商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以係四海之望待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同司員外郎陸震見鞏疏即碎已疏同署名進疏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交托以後事彬見疏大怒捏旨逮繫詔獄鉗杖於廷五日三

訊杖百餘坐繫累月未幾除名編氓震竟死於獄震字汝亨蘭溪人杖將死遺書與其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後贈太常卿輩歸杜門著述家素貧乏恬不爲意嘉靖初召爲南京大理寺丞亡何卒贈太常少卿無子震子體仁廕國子生爲通政司知事當是時以武廟南巡諫而死者至事何遵劉校評事林公黼行人余廷讚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李惠劉槩王翰削籍者博士陳九川郎中夏良勝萬潮張衍瑞陸俸姜龍孫鳳林大輅寺正周叙廷杖者刑部主事陳璋汪文盛編修馬驥戍邊者太醫院醫士徐

燾戍而死者刑部照磨劉珏又舒芬張英另有傳徐充符曰余聞黃公嘗云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彼易此何耶嗚呼斯可謂名言矣

童時明曰黃公之起復赴闕也其弟力諫止之而及遭禍乃貽書與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吾道固當然豈其忠義之性所謂之死靡悔者耶而陸蘭溪依附成名甘死如飴以至何公輩或死或謫歸盡不同忠君之心一也雖不能盡考其詳而名以類見庶不至堙沒也矣

舒修撰傳

翰林院修撰舒芬字國裳進賢人也初生時人聞空中呼狀元聲生而穎異十二歲能文郡守祝奇之薦補諸生明年受知於督學使者蔡清餼廩正德丁卯中鄉試越十年成進士一甲一名及第授翰林修撰明年　武廟北巡芬上隆聖孝疏再上車服疏反覆數千言諷諭切至又明年　武廟欲南巡黃鞏等諫不聽芬上疏諫曰臣竊見大祀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為公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等官猶以為言而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庶績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駕幸西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為名竭其財力以供萬一群聚嘯呼為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方據勳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抑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效所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狩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荊谷之禍不可監

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葢以陛下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爲苦言以救而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左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廷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也特左右寵倖者智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慢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略前古無比誅鋤兇邪私愛莫牽苟有輔弼爲陛下責難陳善以擴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爲者矧於安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恤殺身狥國況臣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望憐詧臣愚忠降悔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政治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陛下眞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疏上語收藁芬午門前撻三十調外任嘉靖初復任修撰明年疏乞終養不允會昭聖太后聖節有旨命婦免賀頒詔入覲興國太后芬上言昭聖皇

太后聖旦乃陛下愛日承懽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懽心以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恐失輕重況近因陛下於所生有加稱之議故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　上以芬出位妄言命奪俸三月議大禮力爭宜考　孝廟忤旨廷杖編伍尋以疾卒年四十四所著有易問太極通書繹義周禮定本等書至於律曆象數古今名物無不洞究精微

童時明曰舒鼎元蓋所稱博雅君子也而豈徒博物已哉通達世故諳練時務且知之而能言之甘就鼎鑊固談所而不色變者就謂志不在溫飽獨宋臣然乎哉爵雖不顯而致命遂志名與羅彝正共垂不朽矣

張年列傳

京衛指揮使張英錦衣衛鎮撫年斌皆武臣也韜鈐之士耳而一以批逆鱗死一以忤權奸死其直節表表尤世所難列之為傳

張英者字士俊涿州人也正德初以衛指揮直宿殿廷聞　帝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止回鑾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

逮詔獄問英囊土何爲英曰恐汚帝廷洒土掩血耳
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禮部主事許瑜疏其事　肅
皇帝惻然憐之嘆曰眞忠臣也追贈都指揮使廕其
弟雄爲英官襲其後

年斌者字益之文安人也正德初以指揮同知掌鎮
撫司事逆瑾竊柄言官屢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爲
申救有御史者從獄中自恕諸僚上奏時置其名牘
中渠時已寔他出譔疏托斌轉聞冀以自免斌見疏
謂之曰古人恥不與黨人諸君皆得爲忠臣公顧此
之邪其人慙而止瑾令鎮撫復獄詞除去疏中諸

閹字斌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下獄爲有名
且臣節庶可白他日吾儕毋自爲計遂以原奏上瑾
大怒又偵知斌曲庇言官益恚恨遂揑旨廷杖垂死
削籍放歸瑾誅復任會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錦
衣治內臣業已賂他鎮撫令曲祥且重其罪併賂斌
斌不從則必欲直祥他鎮撫陷斌內官從中下其事
斌遂獲罪安置武昌亡何感疾而卒方斌之再起用
也赴任而適有長子之喪工部官賻三百金斌指其
兩次子言曰斌司不道天禍吾一子矣若受金行及
次矣竟卻之斌居官數十載卑屋敝衣終其身再遭

禍怡怡然又有高鏊

高鏊字企之蘇州嘉定人也少依舅氏冒姓徐徐故隸太醫院因傳其業補院醫士正德之季倖臣江彬勸 上南巡於是修撰舒芬等合諸曹郎疏諍鏊以醫諫言養身猶置燭閉之室則堅纍之風則淚南方卑濕非聖躬所宜 上大怒曰徐鏊亦附外官耶下詔遠獄榜三十罰跪午門前五日已復命廷杖五十謫戍烏撒嘉靖初召還晉御醫始復其姓三十年不調大宗伯吳山曰是 武廟時徐鏊耶何久淹也進院判署南院使事以老自免年八十三卒當分宜爻子用事縉紳多媚事之者輒於衆中大言曰君輩不聞錢寧在 先帝時事耶聞者錯愕避去鏊侃侃自如也

童時明曰當 武宗朝奸邪竊柄導君巡遊而八奄用事縉紳士大夫垂首喪氣爲武臣者尤乘時蔓延狐假黷貨乃張公囊土之諫有古烈丈夫之風斯已奇矣至若牟鎮撫陰持廉平曲全善類高御醫歷事兩朝諤諤持正若而人者即口耳詩書未易一二見而謂介冑雜流中可多得哉

石給事中傳

工科都給事中石天柱字國棟進士正德九年以刑科給事因乾清宮災上言災變之來必有所召如外立皇店內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教招集邊軍同其服色或容結爲昆弟或縱恣於禁中燕飲無復尊卑飲食不及冷煖數離深宮宿衛不知且下營過隊日常不輟中外章疏未嘗批閱每月視朝不過五六奏事舊儀一切報罷老臣宿將接見疎濶番僧義子視爲腹心太廟時祭率多遣代兩宮問安乘輿少至況前星未耀儲位久虛陛下既不常御宮中又不預[illegible]宮何以潛消禍本爲宗社生靈長久計哉十三年陞工科都給事時數北巡天柱刺血上疏大畧謂明詔欲親闢廣外議皆謂陛下因此乘便復幸宣府臣自惟陛下遊幸數年以來星變地震大水兵荒焚及宮寢災變不可勝數而近者宣府往返之期每每風雪慘急天意可知而陛下不悟禍延太皇太后天蓋欲陛下居衰絰之中悔過自新以保太業也設或不悟天意或幾乎息矣喪禮大事所當自盡遊幸則禮廢聖心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陛下事太皇太后孝未能盡則臣下之事陛下亦必不忠不忠將無所不至卒有變故人心土崩之勢成

矣宣府沙漠本無可樂而聖心樂往豈以地僻人無知者而情可縱歟臣觀乘輿在彼之時毫髮之事人能道之間有臣所難言者人君所行如日月在天其將誰掩乎抑以輕騎頻行初無他虞故往而不止臣恐徼幸不可以屢得積久禍發即莫能救昔太康田于洛內煬帝行幸江都止以遠棄宮闕得禍遂速利害之說臣何忍言而天子一日萬幾自有職事陛下荒于遠幸而不以天下爲事毋乃未盡其職歟方今朝廷空倉廩空城市空邊鄙空天下之人皆知有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而又遭此凶變天意[illegible]

安危在此行止願陛下罷宣府之工以釋人心之疑然後盡禮諒陰清心寡慾親賢遠奸以求至治以復先帝之盛是即舜之大孝也又何大業之不可保哉不報初天柱刺血上此疏恐家人見而阻之乃避居靜室雖妻子不得近疏入即易服待罪聞之者皆爲感動

右項之王瓊陷彭澤奏澤增幣外夷失信啓釁辱國宜逮治事下廷臣會議天柱厲聲言曰事不可枉瓊不能奪澤得從輕爲民明日傳旨調天柱于外任科道言天柱無可指之罪不納尋補臨安府推官竟未大用

童時明曰石給諫其有鐵膽者哉法語之言不爲隱詞讀其奏疏眞有髮上指者柰何不能回天聽也是可謂直道事君矣

王編修傳

翰林院編修王思泰和人前冢宰直之曾孫也進士改庶吉士爲編修正德九年乾清宮灾思應詔陳言大畧謂宋儒程頤曰爲國先務曰立志曰責任曰求賢臣以爲至論陛下不自滿假詔求直言其志大矣今建言者感納約之機忘批鱗之懼陳君德則警之以危言陳事宜則惕之以激論慮儲嗣則強之以深憂然其爲心皆欲効忠伏惟言有所忤曲加優恤事有可行准與會議勿以崇高而難入勿以喜怒而有遷則此志堅定而求治不難矣天下之治賴于紀綱紀綱之立係於君身必私恩不偏政柄不移然後紀綱立今內閣執議方堅而或撓于傳奉六部議擬已定而或阻于內批公道不行國維亦弛伏願抗公道以抑私恩重大臣以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撓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國家之利莫大于用君子而害莫大于用小人伏願念諫諍之臣皆憂國忘身之士已貶竄者卽召以原秩蒙包容者更獎以

綸音以彰直言敢諫之風以養伏節死義之氣則賢者至而不肖者勸矣至若奮乾剛之體運不息之誠則又存乎勤焉我　祖宗於正朝外每日奏事左順門召問便殿無非欲上下交而德業成也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奏事不過一二件其德義之功求治之寔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且不得而知上下不交甚矣況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横之由人豈能一一進達以警動於心哉伏願御朝奏事悉遵舊典凡遇燕閒即賜召問勿遇災而始懼勿災過而懼消然後可以享天心而保天命居亡何　上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待命數日留中不下但降旨令降邊方雜職於是爲潮州三河驛丞嘉靖初復爲編修議大禮伏哭左順門收繫廷杖卒思節行耿耿不媿其祖所著有王改齋先生集

童時明曰翰林史官職也而言責非其任乃王太史諤諤正論至再至三卒以身殉所謂至死不變者乎

楊修撰傳

楊修撰名慎字用修新都人也首相楊廷和之子正德六年進士第一人天資敏捷於書無所不讀尚氣

節不肯與時詭隨在翰林十餘年綽有聲譽　世宗
入承大統議興獻王稱號主祀廷和出漢定陶王宋
濮王事授禮部尚書毛澄曰是禮良正異議者以奸
諛誅張璁創言　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
英殊科宜考典獻王而以　孝宗爲皇伯父朝議僉
謂輕正統厚本生非國體而　帝是璁議與群臣左
廷和至封還手勑　帝命集多官廷辨愼率同僚力
爭　帝不聽退御文華殿愼率衆至文華門大言曰
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伏節死義正在今日乃跪伏
左順門大呼　高皇帝　孝宗皇帝　上使司禮太

監諭令退不從　上怒詔收御史八人下獄愼乃械
奉天門大哭聲徹大內　上大怒悉收下獄明日傳
旨曰楊愼率倡諠譁震驚廷闕無人臣禮加杖編戍
雲南遇赦不宥時嘉靖三年秋七月也後嘉靖十六
年吏部尚書唐龍言愼以大禮編戍已十三年創艾
已久乞溥浩蕩之仁遂彼生還之願　上不允竟卒
於戍所前後以議大禮獲罪者除見廷和傳及本傳
者不錄仍有尚書楊旦金獻民顏頤壽沈冬魁李嗣
充翟文奎夏良勝侍郎陳鳳梧王元正吳一鵬余寬
趙璜俞琳賈詠學士豐熙少卿胡侍徐文華修撰唐

皐楊維聰編修姚淶許成名崔桐邊惠金皐王相張
璧檢討劉濟安磐張漢卿張源王時柯給事中毛玉
曹懷張狲鄧繼曾李學曾裴紹賢御史鄭本公朱浙
馬明衡朱寔昌吉崇段續陳相余翱胡瓊張日韜馬
理郭枏郎中余才党以平丁汝夔李春芳江必東黃
待顯陶滋相世芳楊維賢員外林惟聰薛蕙季本陳
逅張燦申良主事侯廷訓臧應奎鄭曉王國光許瑜
余禎安璽殷承叙大理寺正毋德純評事韋商司務
李可登等此其人後雖顯晦不同而當是時則或以
杖死或編戍或削籍或謫或罰要皆附楊新都之說
而不當乎世廟意者統記名於此

童時明曰 肅皇帝大禮之議薦紳一大變也聖
孝天植神武獨斷而永嘉首當君心席桂諸君子
遂贊成之倫叙昭然名義甚正尚復何疑楊新都
父子當國力主濮議獲罪宜矣然以外藩入繼誼
崇正統一時伏闕諸少年尚氣好名以附新都者
爲守正以附永嘉者爲干進雖其不善通融以至
此乎而不畏威不附勢不愛官爵亦其一節云

包御史傳

監察御史包節字元達華亭人嘉靖壬辰進士授東

昌府推官以治行第一徵入北臺嘉靖二十年清戎
福建明年出按滇南鎮守世臣悚然降禮貪墨吏望
風解印綬去事竣將疏乞養其時節弟包孝已自南
御史得請歸養其母恚曰教子者獨爲身謀不思爲
國家用耶節不得已入朝未幾奉命按湖廣鎮守太
監廖斌恃寵恣横節上疏論劾數其不法事十罪斌
誣搆中貴從中下其事詔逮繫獄謫戍莊浪怡然就
道第念母老窮晝夜哭泣居三年母卒計聞慟哭幾
絕衰經不去體亡何其弟繼卒節撫膺號曰誰代我
奉時祀者哭益悲以是得疾卒戍所後嘉靖三十一
年光祿少卿馬從謙以劾太監杜泰死杖下
徐階曰君爲人慷慨儁爽口所欲言不顧其人之
怍於色心所欲爲不計其身之及於難一時稱眞
御史
童時明曰包元達之謫戍以觸權璫而其死以哭
母弟雖於身爲不幸然亦足以觀忠孝之大節矣
馮御史傳
馮監察御史名恩嘉靖五年進士選行人改監察御
史伉直敢言不阿權貴當是時左都御史汪鋐有寵
於上建言大計羣吏部院有斥汰未盡者方許糾拾

勿得先劾以滋煩擾　帝命集議恩辨其非是且論
鉉鉗杜言官以便巳私議遂寢明年鉉陞吏部尚書
彗星見詔陳修省恩上言舉時政之得失以更張不
若舉臣工之邪正以進退遂指斥汪鉉罪惡併論內
閣張孚敬方獻夫而以夏言爲救時宰相　帝怒召
孚敬等訐恩諸不法事摘疏譽夏言當上言大臣德
政律鉉恨恩特甚欲卽殺之以快其忿孚敬曰不可
此子立名非眞卽殺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
名姑縱之久當自敗耳遂得長繫待讞而　帝復命
集多官朝審鉉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闕跪鉉令番
卒拽之西向恩乃僵立曰汝欲殺我乎死且爲厲鬼
殺汝鉉曰吾且殺汝俟爲厲未晚也且而自謂氣節
乎獄中受諸餽遺豈一介不取之節耶恩曰患難相
恤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因豈有官爵鬻人而婪其貨
乎汝受某金擢都憲受某珪玉起廢罪可擢髮數耶
語侃侃不少屈鉉不能甚起欲以手批之恩辭色愈
厲左都御史王廷相好謂馮御史何絜爲祖宗不殺
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又謂汪太
宰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夏言
亦曰此豈宰公私家耶鉉乃止然猶署恩情眞應決

恩挺身出不一回顧觀者皆嘖嘖稱嘆曰是御史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辨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恩爲四鐵御史　上微聞其語是年遂免行刑當洶洶時有遺恩藥者曰毋再辱恩推之地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事不當伏殿刀都市以伸明主法何言辱恩毋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伏闕上書白冤狀時年甫十四歲括髮短後衣蹩躄長安街中見一要官輦過即攀跪泣請其詞酸楚聞者莫不掩淚會冬事迫乃刺血書疏自縛闕下大畧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令伯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陛下作一吹[illegible]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塗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年已八十憂傷之餘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煢然一孤寧得不死惟冀陛下哀憐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通政使陳經爲之引奏　上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有旨法司更審王廷相與刑書聶賢擬以恩所坐特毀譽失當與前律不盡合減死戍雷州時汪鋐已用姦事露罷去恩在雷六年赦歸隆慶初起大理

丞不赴詔加朝列大夫旌行可爲孝子表其廬行可舉鄉試爲應天府判時以陳修省得罪者又有給事中魏良弼前此而嘉靖初直言時事者林希元後此隆慶初詹仰庇鄭履淳錄其奏疏於左

林希元者進士任南京大理寺評事　世廟登極詔天下朝廷政事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希元上奏曰臣聞冬寒之極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天下事壞於權奄奸佞之手至正德十五年極矣陛下以親藩入承大統一舉而更之使十七年天翻地覆之世道一旦轉而爲乾清坤寧之治此湯武以後所未見而年方出幼德已夙成則湯武之所未有也今中外臣民萬口一詞謂陛下天生聖人此非面諛又謂陛下血氣方升形神未固不宜過勞恐有所損又謂聖躬宜加慎重飲食起居皆不可苟恐姦人有所不利蓋其愛之也深故其慮之也至爾臣甫登仕路幸際明時愛君徒有心致君愧無術茲因進香來京覩清光讀明詔不容自默然陛下以言責諸人固將取其有益身心天下也臣有所見而不言或言有所畏避而不敢盡非臣所以忠於陛下也臣之言類多觸犯忌諱然臣但知忠於陛下得與失非所

討也陛下亮臣之心而稍加採擇臣雖退處衡茅亦無所恨臣觀自古人君莫不下詔以求言人臣亦莫不進言以忠君然求言者每不能用進言者多不見售良由君以求諫爲美名而不務其寔臣多過深以求君而不量其勢如漢文帝天資近道至於禮樂則謙讓未皇漢武帝嘉唐虞樂商周不免多慾之累皆好名無寔者賈誼董仲舒不量其勢而深求之其不售也固宜臣之才不及賈董陛下之聖遠過二帝臣所以敢越分而深求者誠量陛下務寔而非好名必能用臣之言不若漢二帝之於賈董二生也所有敷陳爲君道急務者六曰務正學以隆治道曰親正人以資輔導曰用舊臣以輔新政曰清言路以定國是曰急交修以圖寔效曰持久大以終盛美爲朝廷大政者二曰息內臣機務以杜禍根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條列于左總名新政八要所謂務正學以隆治道者蓋天下之治本於道道本於學二帝三王之治本於學故其治不可及漢唐宋之治不本於學故其治不古若漢武帝表章六經唐太宗游心翰墨宋太祖手不釋卷不可謂不學但不可謂帝王之學精一執中之傳建中建極之旨此二帝三王之學所以

致時雍風動之本也彼有是乎陛下萬幾之暇不離經籍中外皆知陛下留心於學但未知所學者何事二帝三王之學何嘗遠于人哉只在日用所常行者耳求之六經子史以寓目於公私邪正得失興亡之鑑求之儒臣講論士民獻納以究極夫是非得失之歸求之平旦之氣以驗好惡與人相近之寔求之一日二日之萬機以籌度撫世酬物之宜求之中夜以思以計一日之間云爲得失之多寡所求不同其要歸於精之一之以求此中此極而已陛下又當優游以體之毋用神太勞懼其疲敝而難久也灑落以開之毋拘束太嚴懼其困苦而難堪也敬慎以本之毋用意太易懼其粗疎而難入也操之必有要進之必以序積之欲其久養之欲其深必使靜與天俱動與天游則帝王之道在我而吾之治可接武堯舜並駕商周回視漢唐宋之粗治小康俱不足言矣然臣觀後世人主莫不知學爲美事人臣亦莫不以學勸其君而自學有緝熙於光明以來未有學問見稱如成王者何哉一則天資不美一則立志不堅故心雖知好之而力不足以副之也陛下有冠古絕倫之資雖成王有所不及但未知聖志之堅否何如耳有陛下

之天資而又堅其志由是勉勉循循而致堯舜禹湯也不難苟其志不堅臣恐優游歲月皓首無成徒負千古難得之英資眞可惜也所謂親正人以資輔導者皆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曰皆在文武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終之曰爾惟愼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益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善小人養之以惡則惡臣願陛下細觀冏命之篇凡在外大小之臣咸擇其忠良者置之左右在內侍御僕從之臣非循謹者更之素稱循謹者亦深察而預防之果有如臣所慮卽便斥去必皆端謹循良之士朝夕與居則內外交修薰陶涵養其致聖心於堯舜不難也所謂用舊臣以輔新政者臣惟有堯舜之君必得皐陶稷契之臣以輔之有其君而無其臣固不足以致盛治有其臣而不得所以用之亦不足以致盛治今大姦雖去其根未除宿弊雖革新弦未張陛下當此之際宜不遑寢食以求賢人遣使星馳四出聘諸元老仍令有司催促卽時上道務使衆賢畢集於朝共執天下之大機然後可以撥亂世而返之正顧

陛下之於諸臣但遇缺則補豈不以此間有人彼來無處乎不知今日用人如醫用藥只求對病不拘常用苟有對病之藥則必去常用之藥而決意用之不決意用對病之藥而牽拘於常用其病終不可已昔孝宗皇帝初年三聘尚書王恕於家虛吏部之缺以待之眞可謂能用人者也惟陛下取法孝宗決意以用對病之藥隆之以異禮處之以重任使臯陶稷契之臣悉布有位則吾君子之勢屹然如山之重天下之大機在吾操持把握之中於以撥亂而反之正清易易爾所謂清言路以定國是者臣惟陛下卽位首開言路謂給事御史言路之官朝廷缺失軍民利病使之直言文武官員貪暴奸邪使之彈劾陛下又言無不聽一朝諫臣發憤感激以効忠赤此萬世一時也而臣獨不能無議者則以今之言官旣不能盡職於前必不能盡職於後欲陛下通行沙汰使言路一淸庶可以裨今日維新之治何者今之給事御史卽前日之諫官也今所彈劾錢寧江彬張銳張忠輩卽前日之權奸也方其播弄威福勢不爲不橫前後幾二十年時不爲不久天下幾爲敗壞禍不爲不深未見有揚一聲者今始歷數其罪攖猛虎於負嵎之

秋衆皆奇之搏縛虎於圈圍之內三尺童子皆知咲其無勇今日之言既不爲功前日之不言豈得無罪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居位之人不能言舉朝之人不居其位憤激而言之至其得禍坐視而不救亦何顏稱厥官居厥位哉且王守仁親夷大難厥功不細張永張忠平空掩而取之又妄獲平民以邀功于時紀功科道埋身藏舌不見其影今甄別功過以明公論不遇今日臣知功過終不甄別公論終不明也當言者不言不當言者則言鴟鴞不搏而搏鳳凰豺狼不問而問犬豕毀譽任情是非失眞無兄者至有盜嫂之謗未娶者或被撾婦翁之惡使清議化爲濁議言路轉爲寃門抑又可恨今者陛下廣開言路臣謂此輩先宜自効前日之不職待旨意慰諭再三然後退與同官議論斟酌首發群奸未盡之惡次列利害所當興革者連名條具以進少荅聖天子求言之美意遂決求退以其位讓能者而不敢久妨賢路以自責罰如此猶可見其有是非羞惡之心庶可解天下後世之議不務出此反欲乘時要譽取名詔書一出嘵嘵爭先不顧前後不量緩急不問已行未行各逞已見紛

紛重復由前不言不爲忠由後之言不爲勇不明進退之義不爲智自陛下卽位以來臣見諸人論列類多無關大體又且自相矛盾臧否人物往往不得其寔洗垢索瘢者有之以愛憎爲毀譽者不無議論愈多愈覺煩贅他人見之已厭觀使人主將何折衷而取信乎如以其所爲遺棄諸臣爲賢則諸臣德業聞望舉天下能言之不待彼也臣思彼時言路之官特立者以忠告去位有職者知不可爲亦先引去今所存者皆苟且富貴之人也陛下堯舜之君將與至治言路之官宜得如虞廷納言者充之今雖不追罪其前日不言顧諸人才具誠不足以當陛下之用今外議紛紛咸謂聖天子御極內自禁近外徹京堂俱從一新惟是言官未見清理但未有爲陛下言者今考察在邇臣願陛下勑吏部都察院將見在給事中御史通行查考凡在先朝不能盡職者俱照內外官才力不及事例隨其輕重分爲等第量爲去留更求能者以充其位仍將臣黜退以謝言官則言路清國是定可以弼聖聰而亨治道矣所謂急交修以圖寔效者臣惟天下之治常壞於名勝而寔不足益天下無治之名則以天下爲未治汲汲於自修尚有望治之

日惟名勝而寔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天下卒無堅治之日矣臣觀今日之事有似於名勝而寔不足何者聖主中興一新化理常進君子矣而名堅才德之士未盡布有位嘗退小人矣而奸雄欺負之徒未盡空其黨曰去宿弊而積年之弊未盡消曰行新政而維新之政未盡舉曰出内帑以充國儲而國計未盡充曰寛祖稅以蘇民困而民力猶未裕此特其大者今將以為亂也則不亂以為治耶則未治然則今日亦徒有治之名而未有其實耳今中外臣民動色相賀咸謂太平之業在是而臣獨有憂者葢恐曰治不治而亂或生其間也何者正邪相勝之機間不容髮天下之治不進則退而已故今日之事在上下交相儆戒以修職業交修之寔在於勇往直前怠緩者害之也在於果斷剛決狐疑者誤之也臣觀今日有似於怠緩而欠勇往狐疑而欠果決故舉事遷延正猶割藤不斷天下有轉亂為治之機而未見轉亂為治之效此臣所以日夜憂危恐不足以致治而反生亂也惟陛下督率臣下交修職業凡所以進退人才與詔旨所更革群臣建議舉行者猛勇果決期在必行毋入於讒言毋惑於浮論毋優游而不斷毋怠

惰而因循務求目前可討之功而不徒爲紙上之空言則正邪治亂之機判天下之亂一轉而爲治矣所謂持久大以終盛美者曾唐太宗身致太平美矣貞觀之治漸不克終此立心之弗久也漢文帝始終恭儉賢矣然溺於黃老而不進於堯舜三代之道此立心之弗大也今陛下有更化善治之美或立心之弗久則前功盡棄人將惜之如唐太宗或立心之弗大則小康自足人將惜之如漢文帝聖心弗久臣雖未睹未免爲陛下憂之聖心弗大臣頗窺見一二請敢爲陛下勸之自古有志之君必以堯舜三代自期待決不作漢唐事業必以祖宗爲法決不行後世因循之政我　太祖高皇帝酌百王而立法眞可謂齊德堯舜匹休三王者也後世不無漸失其舊全賴中興之君整頓修復之今臣見明詔所更革者只是正德以後之事以前初未之及至於言者請革東廠諸事陛下又委之舊規謂之更化之初事須有漸可也若止於是則我　太祖之法終無可復之日殆非陛下所以自期於遠大也且我　太宗皇帝亦創業垂統之君豈有開亂政之端於後世臣恐左右懼失權者假此以欺陛下若果是舊規則祖宗之法固有萬世

所當遵者亦有不可盡循者今於所當遵者有既失遂不肯復至於不可盡循者乃欲守之而不變是豈善守祖宗之法者哉且當其設此之時未必知後世之爲害至是後世知其爲害則當速改之今一切委之舊規明知其爲害而不改是豈祖宗意哉大抵近時舊規之說多是誤人使人主不法三代者未必不緣此亦猶紹聖小人以紹述而誤哲宗不可盡聽也臣願陛下乾乾不息恒久此心勿以承平自肆勿以晚節或移又推而大之必爲堯舜必法祖宗勿盡泥舊規以妨大事凡自宣德正統以來隨時更置間有不利於國不便於民者俱照更革正德年間事例盡與除去以復我 太祖之舊則陛下之治將與堯舜匹休與三代比隆今日之盛德美業爲能有以終之不至使人惜之如漢文帝唐太宗矣所謂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者臣惟我 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日親萬機自決章奏至我 太宗文皇帝爲萬世慮始命儒臣入閣參預機務今司禮監得預機務非我祖宗之制也昔晉侯以趙衰守原謀之寺人勃鞮唐桓宗元溪議其非漢元帝以弘恭石顯主中書其臣蕭望之亦論其失今以機務之重委之奄寺之官後世

以為何如臣聞其端乃起於學士楊士奇以憂去位謀欲奪情恐權歸同列以所掌綵綸簿寄司禮監二去遂不可復反自後人主不自決章奏雖與大臣謀議本監亦得與聞以綵綸簿在其手故也夫內臣一預機務則天下事皆其掌握專權僭竊靡所不至由是王振曹吉祥劉瑾因之相繼謀逆縉紳被禍生靈荼毒京城流血宗社幾覆寧不可恨可怒可畏而可戒哉故宦者之禍起於典機務宦者典機務起於變亂舊章欲息其禍在息其機務欲息其機務在復祖宗之舊而已臣觀自古宦官禍人國者其始皆由人主輕變祖宗成法假之以權其後乃至自欲收之而不可得世亦未嘗不知之往往相尋于覆轍臣不知何說也漢亡於宦官唐可鑑矣而乃蹈其轍漢唐亡於宦官我朝可鑑矣至三履其危夫漢唐亡於宦官一失遂不可復悔我朝危於宦官則屢免屢犯而不悔是猶人食鳥喙幸其毒解謂不殺人而玩食之也臣恐有時為之悞耳今陛下誅斥宦官空其黨類我朝一百五十年宦官之氣始一沮一百五十年神人之憤始一伸但不知陛下曾有志息其機務否也若不息其機務則禍根猶存陛下雖能制之於今必不

能制之于後譬猶穢草惡木雖剪其枝葉然深根在地當其時至能禦其發生乎惟陛下眞知灼見猛勇果決決去其根反絲綸于內閣息其機務以收其權則宦官之禍無自而發矣昔我　孝宗皇帝晚年深悟累朝假僧宦官之失嘗與大臣劉健等謀議欲盡革之厥志未諧遂有後日之禍天下至今惜之有今日之事機而不乘此以拔禍根臣恐後日之禍將復如前又使後人追恤於今也所謂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者臣惟我朝疆理天下分土于郡縣衛所而統之以三司歲有巡按以臨之重地又兼設大臣以鎮之小大相維亦足以爲治矣後來始有內臣鎮守之事夫寺人之職宮庭是司疆埸守禦非其所務以疆埸之重委之宮庭執役之宦豈我　太祖　太宗之法哉昔漢季以宦官封侯唐季以宦官監軍皆因事間見初非常設且爲後世所譏我朝以宦官鎮守則與文武官並置因襲爲常又漢唐所無者不知後世以爲何如且內臣出鎮豈眞欲藩衛保障以忠于社稷哉不過欲魚肉吾民耳臣聞一人求鎮必重賂於朝廷之權倖然後得東塗南抹至以萬計隨地豐約以爲多寡如廣東必須十五萬銀浙江則十萬臣福

建亦不下八九萬此臣所知也就鎮之後金幣玩寶之類隨地產以供歲例者復無紀極至所以自飽其溪壑者又不知凡幾此何從得之皆剋剝諸民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縱鷹犬魚肉吾民伐邦本以自傷臣知陛下不忍爲也今雖使有司爲之約束彼未必便斂手聽命雖禁其不得奏帶多人其禁終有時而弛與其慮爲害而禁之而卒不可禁孰若去之使不得爲害而不用吾慮哉臣伏讀詔書見自正德以來額外添設各處守備非我列聖之舊者悉皆取回臣敢因此以廣聖意請自宣德以來法外所設各處鎮守非我祖宗之舊者皆可取回信如是則生民之患十去八九陛下邦本永固於磐石矣此亦我孝宗皇帝末年之志而未遂者陛下行之是亦繼志述事之大也臣於陛下不勝願望之至

詹仰庇者以進士由廣東南海知縣召試雲南道監察御史先題爲乞納忠言罷採辦以崇聖德以紓國計事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苟非聰明聖智鮮有不爲玩好所惑者然貴乎悟之早而止之亟也昔仲虺戒湯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武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

不邇不殖喪德喪志戒之惟湯武能受二臣之戒則
益絕去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爲臣民之主至
今稱之若夫昏庸之君侈心一生遂不可遏雖有忠
臣進戒拒而勿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耗民窮欲其保
宗社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者勑下戶部買辦
珎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無不仰頌聖德謂悔
之早而止之亟也邇來復有採辦之旨戶部不敢違
命廣用價值市之以進而臺諫交章論列臣疑其必
溫詞容納決意停止及接聖諭則曰內宮缺珎珠着
戶部買此來你如何這等說姑不究夫陛下以天子
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玉所費無幾臺諫之臣似不
當過計以煩瀆天聽也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臺諫
汲汲不已於言者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言
復不聽臣亦當將順君德又何事於言哉臣竊謂臺
諫未有論議之先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
止之後陛下玩好之心遂當悔悟顧乃不降旨罷免
而反曰姑免究臣恐陛下玩好之心有漸臺諫之言
罔聞由此群小得以乘間投欲四方因以遠索貢獻
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臣聞珎珠寶石多藏于中
貴之家因陛下索之愈急則彼擡價愈高珎珠數兩

費金數千寶石一顆值銀數千以有用之國費買無用之玩物果何益哉況今南北多事之秋正國家用財之際兩廣缺餉疏請再四當事者尚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而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是何視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警陛下者章章明矣更宜敦尚節儉痛加修省以荅天心可也乃聞災異之疏畧無儆畏復有採辦之命欲其天意眷佑轉災爲祥不可得矣伏望陛下以湯武爲法大嘉臺諫之言明降停免之旨今之既買進者則已若買而未足者則悉罷之後或有玩好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者必嚴以斥之如此則心無不正身無不修誤之於昔猶能改之於今也上天儆戒之意可蓋臣民仰望之心可慰矣天下幸甚○又題爲乞嚴寵恣肆內臣以戒逸欲以端近習事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于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九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修廉習成逸欲易生至于損德害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爲之戒哉臣聞本月初五日夜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烟火進上臣聞之不勝驚駭夫陛下躬行節儉

四方仰頌阻抑寵幸中官歛迹臣固有以知陛下不肯爲此也兩廣弗寧邊關報警災異迭見餘哀未忘臣又有以知陛下不樂爲此也葢由此輩細人諂諛側媚讒巧奸邪思無以悅陛下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爲取寵之階慮無以娛陛下之耳目將欲假此以爲求媚之漸而於君德有損君身有害彼何知焉況宮禁之地法當嚴防柰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延殿宇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皆抵隙而進矣伏望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

正習之風乞將內官監失事人員盡行查究而一切烟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聖德不爲無補聖身不爲無益也且正春伊始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若以上元之樂爲微事烟火之舉爲細故不足以爲聖明之累是欺陛下而誤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京師東角門張設燈市繁華異常每登一架值銀數百中官富家誇財競買而遊觀喧嚷男女混襍淫侈之俗莫此爲甚臣謂京師者四方之表率也陛下既以節儉爲天下先而京師顧奢靡若此則四方相尚民困俗偷有由然

矣仍乞勑下厰衛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寔以成朴
茂之風未必非國家之福也○又題爲披瀝忠悃乞
加慰問中宮以全聖德事臣本草茅荷蒙作養發身
科第叨任民社無益尺寸伏蒙簡拔擢臣臺職荷國
厚恩愧無補報前以二疏干冒天威自分貶斥幸而
聖恩浩蕩俯賜寬容臣雖粉骨碎身未足畵報竊謂
臣居言官有見輙言無非忠君愛國之誠或者又以
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宜中機會外此
皆爲無益臣謂此言未必皆非但負聖君負明時則
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煩瀆聖聽

竊舉事之最大有關聖德者爲皇上陳之嘗謂天子
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陰教所以
立天下之極爲萬世之經也恭惟皇后殿下先帝所
錫以配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陛下宜遵先帝之命
篤宮闈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以爲四方家人之
則可也切聞皇后殿下舉止端莊有拂聖心向已多
年去歲聖駕謁陵皇后隨行中外懽慶群疑以釋近
聞久出坤寧置諸別宮寢食起居不待左右以致抑
鬱成疾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論議紛紛莫不垂
涕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後世之譏何其如爲

聖德之累何伏望陛下遵先帝之命念宗社之重及
今請就正宮直侍曉事宮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
皇后抑鬱之氣以舒而睿體亦因以和平矣臣每入
朝之際聞大小臣工莫不以此爲陛下懷憂但以事
屬宮禁不敢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
者蔽也欺與蔽臣子之罪非久有餘辜用是傾瀝心血
冒犯天威伏望俯賜鑒納臣久亦甘瞑目○又題爲
財用十分缺乏乞賜清查欺冒以裨國計事臣惟理
財者經國之要務節用者爲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
覈無法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糜無度而無
以塞財之流皆非求安富治之術也今天下財用日
竭在在倉庫空虛當事諸臣計無措處議下群工各
陳所見以爲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
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漸每於奉命巡視監局庫藏
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得于所見有裨財
用者爲皇上陳之臣於本年四月內查得內官監錢
糧浩大租稅甚多其收納關支漫無稽考委行大使
李可華查報去後隨據本官將本監各庫行廠作年
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臣仍批行再查房
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回報間

隨據內官監揭稱先帝時凡遇傳造緊急細巧御覽器物顧覓工匠攢造及四時買辦進供南方茉莉瑞香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御前請出銀兩本監量爲增添自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前項傳造器物愈見精美而四時進供花草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些須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他意蓋爲節奉傳造不係外傳此內監所切於忌諱者也如謂地租者或云楊村寶坻二處爲言蓋二處地方乃九河下稍低窪澱泊所在原非版籍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春夏放牧馬疋本監題准採打蘆葦苫蓋皇木之用每遇年豐收成之後量取些須以爲搬運蘆葦之費或云山西廠臺基等廠畦租者案查先朝將本監在內年老內官不能供事者出居外廠各於本廠空閒餘地自行耕種以爲優老之需日積月滋漸爲園圃本監量取地租輸之公堂以備修飭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該西廠掌廠官呈稱本廠低窪街衢高岐四面穢水灌注呈乞及時修理該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協力修舉添造園房每月量取房資以供傳造圓鰲山添顧工匠役買辦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修

理宮後花藥欄欽安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
慈寧宮花園乾清宮擺設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
時供進時鮮蔬菜菓品併修理南城河東金海亭軒
龍鳳船隻鞦韆等項及傳造寶雕渾貼金雲龍樹櫃
龍箱擎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盆俱係本監
委曲措處而於户工二部並無干預等因到臣又據
大使李可華申稱内開親詣該監清查再三不肯開
報但查得西苑廠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
共三百九十間廠内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
月約計銀一百五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
一處内該三小廠每歲共租銀五十四兩糞廠每歲
租銀五十兩此特舉其可查之一二耳至於在外楊
村寶坻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城猪房獐鹿房馬鞍
山大石窩周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廠小石廠藍靛
廠皇木廠共四十處則有地畝籽粒抽分銀兩在京
神木廠山西廠鑄鐘廠臺基廠淨車廠稻田廠楸棍
廠通廟宅隆福寺瑠璃窰墨窰北果園柳花園洗馬
房河西花園外油漆作蜂窩東給廠共二十一處俱
有房租地租月報内備用廠金殿廠外永窰廣通寺
張鉞房西安門北小石廠海眼寺蘆溝橋狼岱地亦

有租銀本監該管房地廣濶錢糧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細查前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開報及查先蒙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監察御史楊相題准自隆慶三年正月爲始聽本科道着將該庫監廠積貯合干錢糧照依供用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數目户工二部辦用商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會同科道監收如有數目不明隱匿叅差等項從重叅治及今帶管大使逐項登記出入之數本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少有隱漏叅差許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該監供應御用器物費雖浩繁然各庫關領工部辦納具有年例定額而成造匠作又不係額覔工資則供應有賴可免賠累之難據查隆慶元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嘉靖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裁減止用九千餘金在正派之中尚可節省則其無待於前項房廠稅租以爲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西瓦廠店房係内府木石用在官匠作悉皆官錢楊村寶坻等處抽稅神木山西等廠地租原皆官地其間雖有曾經題准者本監遂緣此侵漁以爲民害夫何以朝廷之土地視爲已有濫收租

稅充入私囊懼言官聲其欺冒之罪動輙委諸供進難支則是利歸於已而以過歸諸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補內府不足之用則皆公費也亦宜報入於官明白支銷孰得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忌科道之稽查哉伏乞勑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項房廠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在外者行順天府隨處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質審寔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者議革毋滋之以蠹國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解內庫公需應存多寡以濟本監幣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册存查仍令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者容科道官查出參奏及照揪提一廠該監皆藉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耿隨卿等稔知民病代爲申奏已經該部覆奏欽依查勘太監李芳揑詞妄瀆仍舊侵奪取株射利各廠之盡惟此一廠爲害特甚誠蠹國害民之尤者也仍乞勑下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事例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於混占小民山地盡數給還庶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人君之奢儉四方係之以安危朝廷之嗜好左右視之爲趨向甚矣不可

不慎也臣竊觀該監開稱成造圓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船鞦韆架傳造金盞櫃白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向者吊取戶部銀兩在廷諸臣將謂克足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朝廷費出於無經則小人覬覦以爲利用無一二而侵濫則十之七八矣如成造圓鰲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幾其工可稽而遂報萬有餘金即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知矣況當中外詘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爲宮闈法俾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效尤欺冒則內帑用足何事取盈於邊輸而司國計者何至爲賣官鬻爵之謀哉臣曰擊時艱乃敢因事効忠少冀有裨國用之萬一耳伏望陛下念邊餉措處之難嚴群小糜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爲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陛下者是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日端節儉成習而國計日裕矣天下幸甚疏入廷杖削籍

鄭履淳者以進士任尚寶司丞上疏陳時政言四方

多故萬民失業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而聲鼓一聞三關震動徐梁汴衛沃衍之地也而洪波蕩折四顧無烟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强梗憑陵而嘯聚淅直閩廣財貨之藪也奸宄剽敓而師勞宗藩之坐窘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憐物惟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於女尾日月繼食於元春天心人事種種可駭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臥薪嘗膽之日也夫嗷嗷赤子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以資他人矣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諒陰已三期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盡思患豫防之策乎竊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回話屢懲趙普奚從補牘內批突出蘇轍何自封還善類失於振揚厲階啟乎奄寺言涉宮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迨其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風行勢協釁積黨成會僕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慍悔於孤立百職駢首而奔命霜雖未氷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望豈在明萬議洶洶皆謂群小肆侮明良疎間未有若是可獲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

故所侵弘膚哲以任君子勿為僻昵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琉保瘡痍以昭陽細物之勤和庶政以蠻夷為關門勁敵以錢穀為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納取殷士儋翁大立等疏經史經筵臣工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庶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者疏入廷杖削籍

童時明曰馮南江當不諱之朝而慷慨論列方其唾罵汪太宰視死如歸豈不毅然丈夫哉其他如魏給諫清名芳節蓋由松極言敢諫為臣盡忠即以罔識忌諱而權聖明之法網余不忍湮沒其名使之無所表見也乃林大理詹柱史鄭璽丞時政鍼砭言雖不用志切匡主亦當世得失之林也備錄之得以覽觀焉

王給事傳

南京兵科給事中王燁字韜孟金壇人進士初任吉安府推官治獄明恕兩爭者皆悅服建昌缺守其同知鷙甚不可近所司以燁視其篆曰彼得王某當有敢上某得彼當進竟畏服之擢南科給事中風采凝重言事切直初張璁桂萼諸人以議禮驟貴於是夏

言附贊並建南北郊嚴嵩尤巧佞承順禱祀燁皆首
論之而其論嵩尤切并及其子世蕃時嵩父子之奸
人未盡知燁在吉安蓋得之先見欲　上早斥遠之
勿使得政故嵩恨之刺骨然未有以發也叙遷山東
武定兵備僉事以任滿越部踰限奪官舊規所無出
嵩旨云燁在山東嘗儷御史行部而副使吳龍道病
燁慨然曰吳副使病甚不可委之下人非燁往視不
可遂辭御史而行至今東藩之僚猶稱之
童時明曰王給諫生平清苦病時粗榻布被邑令
問病見而深嗟重之嗚呼此其直豈矯激者哉

楊給事傳

兵科給事中楊允繩者由進士於嘉靖二十七年任
正直敢言二十八年奉命偕英國公張溶撫寧侯朱
岳閱視應襲官舍於安定門外閱武場忽報訛言虜
入寇已至沙河溶等懼而走允繩不為動亟命整兵
守禦奏聞溶岳皆奪管事允繩一時知名三十四年
倭寇江南久不能平允繩疏陳禦倭之策言海寇為
患已及三載破邑殺官猖獗日甚而迄無底定之期
者在將習不振而弊源不革夫為將之道曰制曰法
曰謀江南諸將全不知此故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

鳴金鼓不別旗幟聚如兒戲渙若搏沙前有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浸率爲兵浪與賊戰自將蹂踐全軍覆沒此其咎端在不知三者而至于不設哨探不知地形又其取敗之尤當事者不此之察動以增兵益餉爲請意不過張賊聲勢緩已罪愆豈知雖括天下之財供江南之役籍天下之民爲江南之兵如以蹈赴火以雪實井竟有何益臣愚以爲在先擇將而至于弊源則又不專在外督撫賂在京權要官司又賂督撫皆取具於民即今子遺待盡之民豈堪掊剋侵剝之患異日國家隱憂蓋不止海島之間宜勑令大臣洗心滌慮剖絕朋黨之私汛掃苞苴之習此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疏入納之旣而奉命巡視光祿錢穀疏論寺丞胡膏混報子鵝僞增物價乾沒帑銀宜正侵冒之罪膏上疏辨訐言玄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允繩憎臣揀選大精謗訕　皇上齋祀靡費　上大怒詔錦衣逮治付法司論罪擬允繩誹君比子罵父律論絞仍廷杖八十繫獄待決允繩子應旂號哭走闕下願以身代不得不食死允繩竟死胡膏謫重慶府通判尋以贓敗隆慶初追錄允繩復官諭祭贈廕

吳瑞登曰當時嚴嵩父子以賄賂多寡爲黜陟而又用趙文華以視師江浙之吏盡斂脂膏以塡谿壑當此外寇方熾之時而又有內寇以峻削之根本重地安所支哉吾以爲允繩之疏更有關於宗社者不小也

童時明曰嘉靖中以直言戮市者皆分宜之所爲如郭如楊如沈而拾遺楊公也彼三公皆明犯之而此若特暗攻之蓋分宜以事玄稱上意胡膏又以供玄媚奸相玄乎嵩乎膏乎今安在哉而拾遺父子忠孝之名不朽矣

楊御史傳

監察御史楊爵者富平人進士初任行人嘉靖八年朝廷方議郊禮興工役爵有事湖廣山西還言畿內及河南湖廣山西俱大饑乞徐議郊禮以省勞費尋遷山西道御史嘉靖二十年上言臣病居田野九年于茲適蒙聖恩任以耳目之責每思國事日非君恩未報痛心流涕方今之勢如人病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無不受病臣請舉目前所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憂者爲陛下告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寔則可憂而以爲大可樂也往歲夏秋不雨歷

冬無雪至元旦始雪即止大學士夏言等輙謂靈瑞稱賀欺天罔人不已甚乎翊國公郭勛大惡大蠹中外知之而使肆毒於政致群狡趨附善類退處爲國家禍不日深乎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君人者奉天安民使之各得其所今四方饑饉相仍小民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功十年不止又連委部臣遠建郊壇朘民膏血民何以堪此興作不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陛下即位之初嘗頒示敬一箴於天下數年以來朝儀間缺經筵不御參辭不得一覩聖容衆奏不得一聆天語人心日怠中外[illegible]朝講不親是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方今[illegible]道以意衆聖王所必誅者乃今異言異服列于禁廷金紫赤綬遍於羽流保傅之職坐而論道者加之迂怪之徒聖德國體所損不[illegible]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此耶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即死近者羅洪先等以言罷斥臣恐忠藎杜口則諂諛交進民情吏

弊何由上聞此沮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天下治亂係國家安危貽聖心之憂誠不容已願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愚忠賜之施行疏入　上覽之怒甚命逮送鎮撫司長繫之時中外諱言爵論出人皆稱其讜直云明年郭勛敗御史浦鉉巡按陝西上言近見高時疏劾郭勛特加俸級而楊爵首訐勛罪尚繫於獄臣初不知爵為何如人今行部至富平察其平生兄亡而挂冠養母母逝而廬墓與思足跡不濡於城市請謁不通於郡邑荷陛下錄用而積思時諫乃發孝以為忠也乞省之以開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上怒逮鉉詔獄鉉嘉定人又聞人周天佐亦以救爵皆死獄二十四年輔臣乞寬宥言官赦出爵出而上檢閱爵原疏復逮繫之二十六年十一月宮中火傳詔急赦爵爵前後繫獄凡七年人無敢為言者及赦歸家居甫月餘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其死矣乃自為墓誌銘未幾果卒

支大綸曰楊爵狷介清苦忠直性秉絕無干名競進之念居家時有旨逮繫官校以屬按臣按臣乃故以好過從適爵方飯凡有參飯一盂蔬一盤見

按臣卽與同食旣畢官校入繫之爵卽與偕行諸官謂曰盍亦一內別乎爵曰去矣勿復顧官校吐舌云楊君慷慨乃爾其磊落骯髒之氣可輕擬哉此予聆之原按臣者

王世貞曰嘉靖中前後諫臣獨楊最楊爵楊繼盛疏最直傳播天下而得禍俱慘爵獲終牖下其後同贈官賜祭而爵獨缺謚可悲也夫蓋世稱三楊云

童時明曰昔楊太尉震旣死臨葬時有大鳥鳴其上其後能直諫君者遂以爲死後當復置大鳥爵其苗裔耶三楊並稱直臣故弇州公豔言之取其言無所忌諱耳最疏附錄於左嘉靖十八年八月上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監攝國事朕靜攝一二年最聞諭卽上疏言聖諭何爲至此撥厥所由不過信方士調攝修養耳夫堯舜性之湯武身之非不知修養可以至仙以不易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謂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智不知學仙哉孔子謂老子猶龍龍卽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爲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易得哉臣聞皇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惑而悲夫馬之忠誠有如

周昌期期不奉詔者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道以純心契天心以孝念格玄穹不邇聲色保復陽元不求仙而自仙不期壽而萬有千歲黃白之術金丹之藥恐傷元氣本性不可服用也至於監國重事臣不敢及自有大臣主議陛下定裁九重之暇肯一留意庶杞人之憂或可比韋絃一助疏入上覽之大怒詔逮訊久之瘐死獄中隆慶初追錄言事諸臣贈官賜蔭嗚呼直言者爲國耳不爲身謀也漢武李少君之事晚年知悔豈非殷鑒乎而楊公竟以身殉乃三楊之名光史冊矣

楊員外傳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者字仲芳容城人也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驗封主事遷車駕員外郎當是時俺鸞挾兵恃寵賂虜邀功請與虜爲馬市繼盛上疏極論其非畧曰竊惟去年胡虜悖逆辱我中國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刻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恥天下臣民共相慶幸及臣至都下見俺荅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

觸聖怒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群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二伯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夫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臣以為不可者有十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損國家之威重三不可噤豪傑効用之意四不可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隨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說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為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寔為戰守之計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哉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犬羊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備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

謬一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爲生又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耶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就斃者耳此其說之謬二有曰初許市馬暫係其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賂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可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其處金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馬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安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

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造化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金用王者馭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目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觀此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我莫敢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道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第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彼議而行之者苟延時事暫免目前之禍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大家因循鵲突莫

肯冒禍擔當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忍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則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恐心隱默乎伏乞陛下俯念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察犬羊之志欲難饜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念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故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巔懸倦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 上壯之下內閣嚴嵩等八臣議咸唯仇鸞恍憤曰豎子目不知虞宜其易之乃密[illegible]繼盛理撓邊計 上意遂中變詔逮下繼盛鎮不獄就置訊繼盛持論侃侃不屈獄具照狀道縣典史狀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縣令嚴重繼盛不敢煩以事繼盛請曰余典史[illegible]請得從典史事令許之繼盛務益敬共其職受請訊竟者弗惓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即監司有繫事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少暇則進

邑諸生講說文義狄道之傍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繼盛召而約束之爲立二經師訓其質美者獲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併服裝買民地千畝倣古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入粟以給葦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又肥饒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繼盛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邑遂不苦薪其爲典史狄道將三年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咸稱關西夫子而虜數敗犯寇仇鸞奸盡露罪至族戚　上思繼盛而疏言皆驗乃自典史擢諸城知縣之諸城月餘即遷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月而遷刑部廣東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天下之惡嵩甚於惡鸞繼盛居官操念至於忘寢其妻張氏問故繼盛曰吾受　上恩思有以報耳妻曰嚴相國方用事豈君直言時耶繼盛不答顧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南月遂疏論嵩十罪五奏謂　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偃然以丞相自居是壞祖宗之成法也罪一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

威福群臣畏之甚於陛下是奸　皇上之大權也罪二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忠順之道也今陛下有善則播之於衆曰自我成之至刑御制以布天下是掩君上之治功也罪三嵩之擬旨皆其子世蕃與義子趙文華共擬是縱奸子之僭竊也罪四嵩令孫効忠妄冒邊功乃以歐陽必進總督平江伯陳珪總兵黃如桂巡按妄奏首功竟得錦衣千戶而三人亦得美遷是冒朝廷之軍功也罪五逆鸞既以貪虐論革矣嵩受三千金授之兵柄洊至大將及鸞將敗始排之以歸前愆是黨悖逆之奸臣也罪六虜入內地嵩令本兵王汝夔勿戰恐敗不可揜也汝夔被逮居閒紿曰吾密疏保汝矣及臨刑乃罵賊嵩誤我是誤國家之軍機也罪七黜陟大計非可徇私者郎中徐學詩劾嵩奪官矣大計又及其兄應豐賴聖明以免科臣厲汝進以効嵩隋典史矣大計後行削籍是專黜陟之大柄也罪八吏兵選除以入賄為低昂故將官多朘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人皆思亂是失天下之人心也罪九嵩諂媚以事上貪汚以率下天下化之以守法為固滯以彌縫為通敏以廉介為矯激以奔趨為練達是壞天下之風俗也罪十然

此十大罪者非五奸則無以濟之陛下一言一動左右侍從無不關白故陛下之愛憎舉指嵩皆預知而逢迎是陛下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使章疏一至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截之五日而後上是陛下之納言乃嵩賊之鷹犬奸二縱緹緝事則與帥結姻務爲掩飾是陛下之爪牙乃嵩賊之爪葛奸三嵩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爲中行推官知縣非遍賄者不得與徵取而登科則飲宴差發則餞遺有愛憎則授意論列緘默苟同者滿考即得華顯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奸四嵩又慮部臣如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才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繼之曰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路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免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顧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況臣愚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癢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鬱與

賊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捨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入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之重辟輕則令其致仕則內賊既去朝廷可清即繫俺答之頭易易耳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 上恚繼盛戇而嵩方以他事得 上意搆繼盛復下錦衣獄鎮撫司執訊詰問何自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疇不懾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爲嵩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遣繼盛蚺蛇膽者謂服之可以禦杖繼盛咲曰吾自有膽何蚺蛇爲邪之第飲一巵酒畢受杖送刑部獄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繼盛碎甕盎手破諸腐肉血稍稍有起色刑部尚書何鰲受嵩指擬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不可明日外謫侍郎王學益贊鰲成獄得遷一級繼盛遂長繫在獄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毋稔嵩而後僇之耶將奈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維盛疏至昏爲貴而每當朝審諸內臣士庶遮道聚觀則嘆曰此天

下義士也指三木曰何以不囊世蕃　上意且憐繼
盛欲免之居二歲而王司業請於嵩曰公不憂萬世
耶嵩曰吾行當爲救之其黨鄢懋卿曰不可養虎乃
自貽患於是更以蜚語聞會浙江倭亂總督張經巡
撫李天寵失機當刑嵩附繼盛名上張氏叩闕上疏
願代夫死謂臣夫前以諫課阻馬市預發倭鸞逆謀聖
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洗滌一歲四遷臣夫銜
恩感泣私嵩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
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狂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
的一時昏昧復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
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
臀肉兩片斷腿筋三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
盡皆霑汙日夜籠箍備極苦楚入年荒家貧食不能
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奉
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　皇上累置
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
今歲欽依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
臣仰惟　皇上方願養沖和保合元氣昆虫草木皆
欲得所豈憎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
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

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魑魅爲疆埸効命之鬼以報　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既斷結無盡矣臣無任激切待命奏入爲嵩所抑不能達　帝闇遂以十月乙亥斬西市時嘉靖三十四年也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爲詩二章其一曰浩然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盖慷慨曼聲長嘯以歿部曹王世貞王世懋吳國倫徐中行等執手泣訣經紀其喪而兵部侍郎王遴以女許配其次子應箕全其後事繼盛在獄時有一吏應生者頗爲周旋刑官屢禁之勿爲動又欲自具草申救繼盛不可而止繼盛嘗曰藏余血三年而碧者卽地下必有以報應生後七年嵩敗又三年追贈繼盛大常少卿謚忠愍廕其子應尾前所謂十年後可開者蓋預策之也自繼盛遇害而嵩益肆又有沈鍊郭希顏等

徐階曰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嵩之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

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貽患也公自而其黨盡已斥逐嗚呼君子小人可以鑒矣

童時明曰楊公初官留都歲庚戌聞虜入都下南中議發兵莫有應者公奮曰主辱臣死即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虜退乃止其尉狄道也有稱直指使下邑鬻禍公持之曰御史果責禍吾且得請之其人竟遁去此其剛腸義裏殆天植者哉始以攻將既以攻相身雖殞而將相俱敗天下稱公之忠痛公之寃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也嗚呼公可以死哉

沈參軍傳

錦衣衛經歷沈鍊者字純父紹興人也初從王陽明先生遊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沈生千里才也嘉靖辛卯舉于鄉又六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摶擊豪強護衛小民爲急用伉倨忤直指使者降調莊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自刻苦有惠愛聲錦衣指揮陸炳聞而賢之請於吏部得鍊爲經歷至則與炳鈞禮炳方有寵於　上士大夫曲意加奉鍊獨不少屈炳亦不敢以分相加鍊愈益發憤思有所建明會嚴嵩貴幸用事其子世蕃恃勢驕橫鍊嘗從世蕃

酒所世蕃雲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强灌之鍊卽以
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亡何虜入塞要貢詔群臣議
國子司業趙貞吉曰此城下盟耳竊以爲天子出內
帑饗士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毛檢討以爲姑寬虜
以與貢然後議守便貞吉迕叱之爭之强鍊從旁申
趙理刺刺不休吏部尚書夏邦謨惟而問曰若何小
吏也鍊目攝之抗言曰大吏噤不言故小吏言何惟
也且不曰王辱臣死耶竟弗予貢當是時鍊氣甚壯
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請以
萬騎護陵寢以萬騎防通州餉而以勤王之師十餘
萬薄其壘歸必勝不能用虜縱掠近郊都門閉鍊亟
語陸炳劾閉門閉門予敵門矣炳爲言於上而許
之所入男女以萬計時嚴嵩數抑邊事不以報將帥
當事賄賂公行鍊抗疏乞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
大策大畧謂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不聞其勞心
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畧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
伊予世蕃日夜啗維不過爲自全之計人有欲爲忠
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
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
雖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狐媚之態病于夏畦而不用

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爲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于身謀善矣如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已愛民以私而爲公乃其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於是乎人人皆思所以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朝廷之恩威矣臣

誣按嵩之大罪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一受諸王餽遺令宗藩失職罪二攬吏部之權奸賍狼籍至於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三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四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五蠹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爲國之心頓然消沮罪六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罪七日月搬移貨財騷動道路民窮財盡國之元氣大虧罪八爲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九不能協謀天討以紓君父之憂罪

十故今虜寇之來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臣竊謂奸邪不去虜賊難平請戮之以謝天下夏邦謨名爲公室之臣寔作私家之吏阿私無所異同宜從坐疏入詔以鍊昔歲誼譁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杖之數十謫戍保安屬歲大祲鍊傾囊裝作粥粥饑者枚百里皆而瘞之其人咸德鍊相率爭爲罵相嵩以爲快鍊更大喜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詣稍稍聞嵩所高父子恨之切骨侍郎楊順來總督順嵩黨也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戮避兵人民上首功以自解鍊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竣順大恚乃走私人語世蕃世蕃以屬巡按李鳳毛鳳毛不應明年以路楷代鳳毛楷嵩黨也順與之合策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鍊名入籍中以謀叛聞詔殺鍊籍其家取二子隨侍鍊者杖殺之而更移檄逮其長子襄襄至則日掠治困憊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嵩敗隆慶初錄言事者贈鍊光祿少卿予祭葬廕一子

王世貞曰爲國擊嵩不勝公徙爲嵩擊公勝而公

死公死不死神韡韡者億千百祀嗚呼嵩乎蕃乎
順乎楷乎死而死矣
童時明曰沈青霞蓋有用之才也幾可一面當虜
乃庚戌之變內有奸相爲閉門誦經之欽若而外
有權將又餌虜以自爲功其不至城下盟者幾希
獨賴二三君子稍申壯氣竟格而不用悲夫沈公
身非言責甘以言取禍人或咎其不善用才豈非
以太剛則折耶分宜用事剛直之不容屢矣而青
霞尤酷烈今天下蓋無不人人知青霞也者使公
而少委蛇余不知其今宜何如

郭中允傳

郭中允名希顏江右人髫年有至性甫十三歲入試
下筆數千言立就遂受知於主司嘉靖十一年登進
士第入翰林有聲譽尚氣節歷官中允嚴嵩當國專
政希顏每怒形於色忿忿不平嵩恨之謫外大計削
籍里居語及國家事輒慷慨流涕嘉靖三十九年聞
嵩貳於二王時　上春秋高未立　皇太子　裕王
景王在邸又不得時時親　上而嵩賊且懷疑恐遂
間隙希顏不勝怩惋告其家人曰吾受國恩不能以
緘默偷生誤國大計乃草疏上爲天恩未報處君父

骨肉之間願獻微忠事臣退伏畎畝生未報恩死何
瞑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虜爲中國憂臣切以
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顓臾者是
已明內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
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皇上誠欲立儲
宮則重臣莫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
忠之日久矣以爲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
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間歲土變地震繼
又大殿災皆天垂仁愛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
爲皇上計此迄無詞[illegible]
臣欲避死終不言每念主
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鹽國後有謗者必追
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爲負國言之雖死爲報國臣
寧一言報主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
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
道釋疑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
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
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
庇其子今皇上至愛莫如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
固無嫌疑也蓋自言者倡爲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
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諉也猶差

遠也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此大可慮也尤最近也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釋疑而君相相信是爲至和之國而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臣聞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出櫃人易伺之如此乎外防也二王親則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讒隙所由成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況於親子乎是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闈臣仰窺天慈爲王繾綣但宮府不宜久虛山川若以預待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聖明早斷及時勸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爲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是爲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大而欲子安於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夫聖人萬萬年垂

拱者誠以南面事權非賴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致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聖恩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卽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涵養神資討論往古得失相切磋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物不得與聞況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之典旣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以議建立亦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是爲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屏翰彼此未無猜防宮中問省之箋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大之而儲

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備而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也亦今日之先急也每歎古者忠臣不退斥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臣嘗得罪輔臣只知天恩莫報輒憤激雄心且先國者不僻其私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圖之不早非智是故在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聖明仰慰祖宗九天之望溯思聖母一脉之託察臣愚始終爲主之無他敕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首而爭劾闕下者哉　帝覽疏怒曰立子爲儲帝誰可建者

嚴嵩從旁謂建帝字爲妖言　上命各科集議禮科給事中藍璧等受嵩指擬坐大逆不道妖言惑衆論斬決不待時傳首天下旨下江西撫按官秘之密檄守巡官收希顏希顏不之知也時於家延賓客爲子娶婦衣緋待之有僉臬亦衣緋來通謁希顏以爲賀已迎之坐未及語目左右搜之出遂掖赴都指揮司縛紮之諸司畢集昇赴市曹斬首傳示天下天下莫不哀之先是論劾嵩賊者郎中徐學詩給事中沈良材伊敏生厲汝進周怡沈束御史桑喬王宗茂皆詔獄削籍御史王壁陳塏謝瑜童漢臣相繼罷去巡按葉經杖死又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翀童傳策廷杖謫戍時來有傳再四年御史鄒應龍上疏劾世蕃憑籍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布賂遺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爲人臣凶橫不忠孝者之戒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　上用其言嵩罷去世蕃遣戍既又以巡按林潤言世蕃棄市籍其家凡以言嵩世蕃獲罪者事始白

支大綸曰公以直道動遭顛蹶晚年一疏理確詞贍有賈長沙風乃不得保首領於牖下矧望前席哉

童時明曰父子之際蓋難言哉夫家國事孰有大於立嗣者　世宗春秋高不欲聞儲貳事又以册立至再皆以殤逝故益諱言之乃兩卽並建中外莫測所適立中官各以次撼上閣臣如嵩弗論卽次輔臣徐華亭號稱賢相亦莫能爲計時事固孔亟矣郭公有激乎其言之也顧　世宗不欲使臣下居德故僇其身而陰用其言是年十二月遂分封景卽之國雖未册立而國本已定矣不然定策元老門生天子往事可鑒哉人知郭公之死冤而不知郭公之大有功於社稷也余故表而出之

顏副使傳

湖廣提學副使顏鯨字應雷浙之慈溪人嘉靖己酉舉於鄉捷聞聞毋疾戴星徒跣渡錢塘蒙雨行百餘里浹旬毋卒毀甚廬墓三載丙辰成進士授行人改山東道御史巡青疏救京師民困其畧曰今日商困已極外豪房歲派八千九百有奇而糜費二千八百有奇京六諸倉歲派一十二萬而糜費四萬御馬三倉歲派十八萬三千有奇而糜費七萬刈肉盡矣有司徵解後時商價滯留幾五七年丁年應役白首拘囚比當給散權要取盈寧若賠累是以有財力者鬻

充宮校投庇中常而中人薄產沽漿賣餅之家逃亡不免就死無地乞令戶部自行糴買一切商人盡行報罷更倣先年減額疏上商因始甦富人馮漢者怙定國勢貸子錢漕卒沒漕糧梗漕政定國方有寵於上巡漕使者噤莫敢發鯨方在事軍民投牒故佯不為理漢意御史庇已持定國書來見即出所告牒考訊皆伏論殺之是年疏請裕邦儲飾漕政支折銀謂國家歲漕四百萬而以百萬為贏倣古三年九年之意比歲議蠲議折漕輒僅三百六十餘萬請以折銀給散官軍人情利銀即倉儲存粟是因凶年改折之故獲累歲全斂之征也二恤班軍三任監兌四查稽悞皆稱旨施行又請維舟之役不論遠近四月過淮五月抵灣自漷縣抵灣每舟一與小舟四聽漕卒自運淺而剝淺而止一省糧耗一省夫力故事錦衣衛卒騎悍給餉之時擇諸倉廒惟便鯨下令禁軍京軍一體惟官自畀不得自請又議罷海運歲癸亥巡按河南四方冠蓋貂璫旗校絡繹道途閭里愁苦乃汰省冗費中使相戒毋入洛境兩河以蘇伊庶人典模者性兇回走金錢內結毛尚兩貴人張王二常侍及臺省樞要嚴分宜父子尤力為之地又多布健兒

飛騎自河北奏京師爲耳目招集亡命爲牙爪諸所爲不法罪惡萬端曰伺　上春秋高調中朝有故即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鯨將之中州詣華亭徐相國請曰有如輜車鍛矢卒起兩河誰爲佋咸寧王伯安者徐默然良久曰彼内援深耳目廣黨與衆矣脫不然寧夏南昌之甲錯實桃之鯨曰正德朝奸諛在朝人情皇恐今　天子攬綱結網何釁可乘試以嫌疑離内交何所不乖以鈎鉅獲耳目何所不濟以生疑奪群黨何所不孤數校尉足辦矣願捐七尺爲國殛之徐相大喜手加額鯨馳至河南以叅知耿隨卿往隨卿故與伊府承奉王鑑善庶人倚鑑爲心腹鯨屬隨卿往說鑑隨卿一夕潛詣鑑見鑑而無言問亦不荅第微視鑑嘆息而已乃相對坐久之垂淚起頓足不休鑑心疑問故卿乃屏左右曰若死期至矣伊藩敗矣馬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黨惡且奈何因出檄示鑑鑑故信卿不疑相與伏地泣卿曰吾無以脫爾請爲若交於御史御史得君輸心共計且以君爲徙薪功寧獨無效鑑遂潛與卿來見鯨正色斥鑑所輔王諸不法狀隨卿從旁解之鯨曰爾第反罪爲功保無他鑑頓首惟命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

以報始定擒廢人計鯨念貴人常侍爲廢人中詞疏
上格不下即下諸河北飛騎旦夕且報廢人先矣乃
奏記徐相徐相以聞說諸大璫璫中援遂絶御史温
如璋洛陽人備知飛騎主名潛以授鯨因爲上書兵
部言狀兵部爲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遠捕無一
人免由是京師事廢人不得聞時廢人護衛暨所招
亡命尚萬餘橫行洛城中鯨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
則搖人心適汚寇起乃檄郡國集兵東大梁則住汜
水扼虎牢西商洛則住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
慶必濬則扼河津各集部伍乘城列隘以備汚爲名
宮王鑑齋牒數千入王宮以散其黨遂上疏劾廢人
抗旨矯勑淫雲僭妄不道之罪十請亟正法　上可
其奏下廢人鳳陽獄國除沒入其貲鯨疏請以金錢
補祿糧賑兩河軍衛補缺任宮女散民得旨報可而
群璫以無所乾沒造飛語上聞徐相國馳報鯨勿堅
持爲身家累鯨不可曰從中官是滋蔓也某本以百
死從事死而可爲兩河赤子且甘之後相國往說陳
王二常侍事得寢景王之安陸其府牙越界奪民產
爲庄田絫民重科魏國亦估產樹僞碑假欽賜名鯨
擒景藩五人置之法碎除僞碑戍遣其人境内肅然

又疏陳中外時事及錦衣列侯中官諸弊狀先是錦衣緹帥得辟召諸校受諸俠少金爲署名籍中作妖書左道誘富人子弟習之復相與發其罪以爲功列侯奉使所過候館騷然諸藩苦之諸藩中使進奉輒駕龍船所過橫暴鯨請校尉缺從大司馬銓補錦衣不得自署冊封改用文臣諸藩進御遣屬吏不得用中貴人遂爲定制故事臺省拾遺不及長吏自分宜攬柄併拾郡縣鯨力言其非事遂已時德安接壤汝南多緼盜宣大總督駐懷來去邊遠黔涿專兵漸不可制鯨請改德安屬鄖陽移宣大總督駐陽和而雲南置撫臣得專制皆報可戶部主事海瑞言事得罪鯨偕給事馮成能昌言於朝曰諫臣不能言而部臣言之已可愧矣奈何坐視令主上殺直臣乎時相感其言瑞得不死九月提督北直隸學校以立志立靜克已諸條頒示諸生是月上封事發厰衛奸欺先是都督朱希孝受富人金補校尉諸校列要郡連產千百計不供縣官賦抑小民代輸大興令高世儒爲平賦法令群校均差希孝劾世儒梗令甲侵勳衛

上是其奏逮治世儒莫敢爲辨鯨抗疏爭之畧曰明王不私倖臣良臣不專市利緹騎盡富人子不占

賦而賦獨病貧民今爲貧民請命世儒無罪罪在緹騎　上怒謫安仁尉鯨單車就道諸生泣送不忍別亡何陞湖廣寶慶推官南京武選主事上政府書言時事有大可畏者四曰閹官漸盛曰征求太煩曰入任太雜曰大禮大獄太枉政府韙之明年丁邪陞南文選郎尋轉湖廣提學副使所頒條約一如北畿取士先德行試文重寔學士習丕變夷陵王篆以相門客爲考功顧指當路囑祀其父鄉賢鯨嚴詞却之視總憲篆楚王舅王朋橫惡爲給事辛自修論列明行萬金賄京師不赴理官楚者以朋爲金穴鯨獨置之

宦論成邊王及諸大夫皆爲朋請不爲動王爲酒宴三司天寒各餽衣爲賜鯨卻不受同官有慙色後朋竟以賄免又稔惡竟爲中丞汪道昆論劾出對理宜言曰悔早不從顏大夫戍也官楚者數十年獨大夫不受我賄耳楚人益信鯨神明兩臺有疑事必就質問顯陵在承天部中護衛中官及官校挾寵輙轢害人往包御史節思一創之捕就理反噬論劾鯨素切齒至是請臺使者追論於朝密擒其黨窮治無所撓明年戊辰爲隆慶初元以書抵執政有宰相位極人臣所患不足者道德功勛既修　世廟寔録枝楚事

闡潛德崇眞儒時宰以爲異已遂以恩貢試士修郄左遷山東叅議中丞海瑞薦鯨異才可大任執政如弗聞也亡何王夷陵以父故啣鯨假大計去其官歸田十有三年會今　上收召遺佚科臣鄒元標姜應麟中丞傳好禮首疏於朝白前權貴淹厄狀請破格擢用嗣後臺使歲列薦剡前後凡十八疏而當事者意不在鯨竟以常格題照先朝直諫厲汝進例用湖廣督學副使予致仕萬曆十九年正月卒於家年七十五久之日士民哀之如喪考妣停舂罷市鯨天性頴悟洞窺性理所著有原性訂學易學義林諸篇

郭正域曰縉紳大夫亟稱顧先生窮理似王伯安剛直似海忠介清貞似薛文清學問似劉忠宣而位不滿德所至以婞直見擯何哉不容然後見君子則庶乎不見是而無悶者特立獨行不愧衾影先生弗可及已

童時明曰顏公三抗藩王屢攖中貴直氣凜然貫牛斗矣即宅亡論如處置伊庶人智勇兼濟大亂如脫視本朝夏寧之變難易何如公於是乎加人一等矣

爲民御史傳

御史胡涛字原荆無錫人進士授永豐令莅事七月丁毋憂民遮擁不得去爲立生祠祀之服闋補安福令以治行徵拜監察御史治東城戚畹緹騎家惴惴相戒毋敢犯而涛言事語侵中貴人中貴毋目攝之旣而紅星犯紫禁涛已得按遼左命上書言事頗及宮壼中貴遂得指摘逮繫獄廷杖幾擬大辟輔臣解救削籍爲民涛跨一驢出都門觀者羣聚指之曰御史也而民眞御史哉家居八年卒時萬曆十年也

童時明曰胡君以直言終於編氓屢薦不起屬壙而自稱爲民御史故作傳者因之不易其志也

劉侍御傳

浙江道監察御史劉臺者安福人也隆慶辛未進士授刑部主事當是時江陵張居正擅權用事臺故江陵所舉士知臺能意臺必附已薦改御史明年巡按遼東江陵所爲日專恣科道䍦附畏威不敢言臺不能平上疏題請申明祖制節收輔臣權勢以隆萬世治安極言居正擅作威福變祖宗制度數事且曰臣聞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英明聰察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勞心疑忌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當此之

時諫人主易言大臣難寬仁溫恭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上受主知下懾衆志建言者方及上而罪言者已先集當此之時諫人主易言大臣難而爲大臣者每每一聞人言則藉人主之寵激人主之怒或曰誹謗或曰奸黨或曰怨望或罪一人以畏惕乎衆或連衆人以陰杜乎後夫人主之優容而保全之也本以存大體也本以俟改過也而大臣不知改過不惜大體呶呶焉求勝不已於是有一種無藉惡徒起而附會之言者之禍益烈大臣之惡日滋

天下國家之事日去矣臣觀今日之事寔大類此陛下即位以來諫勤學則勤學諫親政則親政諫日講讀則日講讀陛下彰從諫之美諫臣輸進言之忠雖祖宗納諫盛事亦不是過臣故曰諫人主易也但言涉輔臣則禍在不測余懋學反覆四條隱言張居正之輔政操切傅應禎發憤三款俱比王安石之輔政不職此固天下所共知也天下所共知猶可言也至其中則有負性剛果特身正大不從其指授不出其門下舉不當其意劾不出其私則乘機遘會以他事中之遷之遷之而遇考察也則又以考察錮之古者

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亦已甚矣今則又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嗚呼人臣而至於以他事獲罪身與名俱沒矣身與名俱沒匪惟中士不肯爲雖上智之士亦閉口卷舌奉身求退矣惟聽彼一二輔臣隨所欲爲焉豈天下之利哉臣故曰言大臣難也夫諫人主之易如彼言大臣之難如此臣甘犯其所難而觸其所忌豈人情哉無亦謂祖宗之法度不可不申明萬世之僭逆不可不防杜一人之爵位效生不足恤天下後世之公議是非所當正往者無可諫之理來者有當慎之爲使居正能慕文彥博司馬光之爲人而改絃易轍則必思祖宗之家法而去寔避名一時之權勢必不敢擅也萬世之名義必不敢犯也進用人材必不敢私出已意也引見吏部必不敢一指示也武臣之貨寶可不必貪也內閣之簿籍可不必置也史官任其書善書惡可不必改正也子弟任其得之不得可不必私通也不必色厲而內荏也不必植黨以悖公也陛下中興之治可立而致居正晚年之業可改而爲臣職言職服豸服亦得免隱忍尸素之愆矣臣故曰進言者固當望陛下爲堯舜禹湯之君亦當責輔臣爲臯夔伊

傳之臣也臣初舉進士寔居正主考列部屬三年居正薦臣改選今職自常人觀之居正之恩於臣亦云厚矣然仰惟陛下天覆地載大父母也父母生之成之小天地也忠陛下即所以孝父母而區區薦舉私恩不與焉古之人有舉人自罰者舉者不以爲異事而所舉之人亦不爲薄恩何者主恩有所當重私恩有所不顧也臣以孤立愚忠惟知陛下之恩所當報宗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萬世之防所當預謹雖父母垂老無依惟知致身盡瘁無負此職無忝此生他尚何恤伏望陛下憐臣之愚鑒臣之忠採而行之亦且不朽若臣於居正分屬門生以卑犯尊罪所當治亦望陛下行臣之言節其權勢以謝祖宗正臣之罪明示中外以謝居正臣亦亦且不朽初江陵業欲黨臺而臺顧首攻擊之遂大懟疏上廷杖六十幾死削籍臺既家居杜門不出江陵殊恨未已使人陰伺之欲中傷撫按守令皆其黨與承望風旨令諸人得言劉臺短卒無應者安福丞受江陵指來訊知臺祖父手與人爭田成仇遂諷之許歸其田令赴當道告言丞即星馳報江陵江陵即令其所厚御史按江西期必致之死御史亟來來甫三日暴疾卒獄未成時按察

副使胡同文分巡吉安江陵欲同文會成其獄令人持禮幣付手書同文知其意謂宰相書不敢私視宜當堂啟於是大會屬官令百户開讀江陵書中有劉臺殃民當典刑語同文大聲言曰人可殃也如天理何同文受朝廷勑任理一方寃抑而宰相顧可報私仇快忿乎即毅然草奏疏欲併以其書上聞既而曰臣外官即上聞何益徒速臺之殃而身且不免無補縣官不若理之於撫按或可免臺按未有代者撫王姓又江陵黨不允同文遂挂冠歸而以其救臺意屬吉安節推節推當即訊從末減而撫院必欲殃之令縣尹籍其家四壁蕭然行道悲之縣尹以寔報由是撫亦以巡道業已爲臺棄官恐不容於公論遂用平民覇佔律遣戍廣西馳使報江陵而江陵殊不快乃使人陰伺於途臺遂卒御史楊四知奏言其寃不報居頃之江陵不奔父喪上書論江陵者翰林趙用賢趙志皐吳中行有傳外習孔教沈懋學部曹艾穆沈思孝陳棄南臺張岳觀政進士鄒元標皆降謫編戍又御史趙應元按湖廣不送居正父喪爲居正黨所排翰林王錫爵張位沈一貫李維楨皆以正直忤居正罷歸又刑部侍郎洪朝選以不坐遼王謀反律忤

居正居正謀殺之巡撫勞堪希旨朝選竟死獄中泉州推官支大綸執法不從罷官萬曆十一年江陵死事得白凡言江陵獲罪者俱復官今皆顯要未盡棺不具論追贈臺光祿少卿廕其一子國子生曩傳成臺獄者悉論罪田仍歸劉起胡同文山東叅政同文者浙江壽昌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刑曹知瑞州府有清譽迨起用益勵操節在山東逾年內艱計聞宦囊懸磬無以爲歸貲故事叅政例得分金千兩各屬持以投不受吏謂此當得不傷廉況將歸乏資宜通變乃私遺之家屬其妻受之夜以語同文同文懊恨竟夕不寐旦達竟持還鬻衣貲而歸其清操如此憂中病卒於家

童時明曰余初耳劉公事甚酸楚幾爲公嗟罵如相及遊長安道中會安福友人而知劉公詳也當其時語劉公事者輒擊節歎賞爽然願慕效而絕口不道江陵又未嘗不爲公愉快矣若胡大叅以外官抗當路寧不稱直節哉

吳翰林傳

翰林院編脩吳中行字子道武進人隆慶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脩丁丑十月慧星見會張江陵居正

有父喪矯制奪情朝臣交章保留中行不勝憤曰彝倫斁矣乃因星變陳言上植綱常明大義疏謂居正所恃以彈壓百僚者曰祖宗法度聖賢道理父死不奔喪於理所不忍而法所不敢言婉而刺居正怒甚謂舉朝切於己感無敢異議中行首倡輒相繼而起從中陰搆擬旨爲民廷杖六十絕而復甦扶創行至潞河聞母計創盡裂因褰創遄奔廬墓下鄉人罕睹其面居正死詔起原官晉中允明年晉洗馬攝司業事旋晉諭德充經筵日講官講官當軸者謂可相麾而中行性侃直不事脂韋經幄進講直指大臣阿諛不能

匡拂及遍將行賄掩敗爲功以譏摘時政 上爲之目注者久之御史丁此呂劾奏前主考黨中江陵子弟諸不法狀 上心頗動而冢宰某恐其與當塗有投鼠之嫌論斥此呂以拒他尸言者因起閣部俾詆疾求去卿寺大寮爭疏保留如江陵時中行又不勝憤曰綱紀紊矣復上尊主權明臣義疏謂大臣去留取自 上裁諸臣不宜媚諛養交且言官未奉明旨輒自論斥二百年來所未曾有由是公卿人人自攝之中行即乞病免四疏得旨賜歸一時正人無不扼腕者中行既歸卜築湖濱杜門屏迹歲大祲捐貲設

糜饑民多所全活鄉人德之屢薦劄辭不赴以疾卒所著有賜餘堂集

唐鶴徵曰吳公長身玉立兩目烱烱氣雄萬夫不容迫視與君子處肝腸立見與小人處顏色盡赤令之無所容故君子知之而小人不無忌之者

童時明曰吳太史身處清高之地人方自謂養望儲相而直氣稜稜不以一拆而挫此其忠貞天賦寧以位望動其心者哉

總論直節名臣

童時明曰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自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逃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余所傳次直節凡六十餘人其餘杖謫遷徙或殞身犴狴抗志林泉者不可謂盡無其人而見聞有限不能悉數而載之郎此諸公者直諫大廷彊項摧佞身輕如蟬翼而名重於九鼎此其視唐子方諸人猶且過之矣世祿祿者耶嗚呼身雖虀粉矣爵郎不都顯而聲高千古光照來茲乃今讀其詞考其行事凜凜猶有生氣使九原可起也司馬氏所謂願與之執鞭

所欣羨焉

明代賢良文 卷之十七